



安全理事会

PROVISINAL

S/PV.2928
14 June 1990
CHINESE

第二九二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6月15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布朗先生成员国: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古巴

埃塞俄比亚

芬兰

马来西亚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也门

扎伊尔

(法国)

福蒂埃先生

李道豫先生

佩尼亚洛萨先生

阿内特先生

罗德里格斯先生

塔德塞先生

图尔努德先生

拉扎利先生

门蒂亚努先生

沃伦楚夫先生

里察森先生

威尔金森先生

阿殊塔尔先生

恩戈武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55分开会。

表示欢迎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代表安全理事会对中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先生阁下参加安理会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欣望在我们的工作中同他合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1340和Add.1)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 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 他们在信中请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 并征得安理会同意, 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 邀请他们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泽波斯先生(希腊)和阿克辛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愿提醒各位, 安理会成员在安理会磋商中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奥泽·科雷先生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 我将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科雷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科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安全理事会成员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摆在安理会成员面前的文件有秘书长关于1989年12月1日至1990年5月31日期间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1340和Add.1)。摆在安理会成员面前的还有一项在安理会磋商中起草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载于第S/21357号文件。

根据我的理解,安理会准备把它面前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把决议草案(S/21357)付诸表决。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古巴、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马来西亚、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扎伊尔

主席:(以法语发言):15票赞成,决议草案因此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657(1990)号决议。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成员发言。

福蒂埃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本月份我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我首先对你就任主席表示祝贺。我们深信你作为老练的外交家所具有的博学多识将一定使我们的审议工作取得成功。

我还应借此机会感谢我们的同事,芬兰的托纳德大使以出色的方式主持了非常繁忙的5月份的审议工作。加拿大再次投票赞成再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因为我们仍然确信联塞部队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会有助于创造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必要条件。我们决定继续部署加拿大部队来作为联塞部队一部分,这进一步突出了我们结联塞部队承担的义务。

然而,我们以常期向联塞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和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双重身分极为关注联塞部队财政持续不稳的状况。联塞部队是唯一由自愿捐款资助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些自愿捐款一直不足以支付该部队费用中联合国应承担的那部分。结果,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提供部队的国家,被迫承担该部队费用中不同寻常的巨大份额。

正如秘书长在最新的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中所指出到的,联塞部队帐户中的赤字现在已达17 900万美元。因此,提供部队国家的费用仅偿还到1980年12月,几乎是十年的时间。

这种令人可叹的状况不能被允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主席先生,你知道,加拿大在安理会内一直积极地做工作,以便改变资助联塞部队的方式,这样联合国所承担的那部分费用可以通过分摊捐款筹措。这将使联塞部队处于同所有其他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一样的财政地位。

在未来数月中,我们将继续朝这一目标努力,我们希望并期待安理会成员会同意通过分摊捐款来资助联塞部队,即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提供资金。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理查森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热烈祝贺你荣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同时感谢你的前任托纳德大使在异常忙碌的上个月处理工作的方式。

我的发言会很短。我不想深入谈论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方面;关于这方面,我们在等待秘书长斡旋工作的新的报告。我国代表团支持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6个月,但是我必须表明,我们也同加拿大代表刚才所阐述的一样对联塞部队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表示关注。

我们的前任主席代表议席上所有人作的发言清楚地表明,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稳妥可靠的财政基础上进行和继续。联塞部队现处于困难异常的财政状况,我不得不说,这导致人们日益的关注。我们需要采取紧急步骤,使联塞部队具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再次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联塞部队费用中联合国应承担的那部分应由分摊捐款支出。

我们认为在这个早应发生的变动方面别无他择。这不仅有助于减轻提供部队的国家异常沉重的负担;而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会确保联塞部队的未来和它对最终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贡献,同时表明安理会在每6个月延长联塞部队的期限时,是认真的。上述问题在恶化并且不会消失。

令人失望的是,安理会甚至还未能够就审议这一重要步骤达成协议;但同时,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呼吁各成员国增加向联塞部队的自愿捐款,并且几乎不言而喻的是,我们热忱感谢那些已作了自愿捐款的国家。

我们希望所有成员国慷慨地对秘书长的呼吁作出反应。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托纳德先生（芬兰）（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你担任主席的正式会议上向你致敬，在法国荣任安理会主席之际，我急切向你表示我最诚挚的祝贺。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你的责任重大，我们向你保证并希望，在积极地完成共同任务中同主席密切地合作。

其次，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道豫大使，今天他刚刚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众所周知，我们芬兰多年来一直是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人力和资金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同其他提供部队的国家一样关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长期以来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这种状况在秘书长的报告（S/21340）和他1990年5月31日的信中得到详细的阐述。芬兰同其他提供部队的国家一道多次提请安理会注意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我们认为，应通过秘书长在报告中建议的从分摊捐款中支付联塞部队费用中联合国应承担的那一部分来减轻目前提供部队国家的沉重负担，这是绝对必要的。

我还借此机会强调，1990年5月30日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主席声明（S/21323）当然完全适用于驻塞浦路斯的部队。我们要指出，维持和平的行动是用来帮助解决分歧和冲突的临时措施。这些行动决不应被认为代替了最终目标，即尽早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再次义不容辞地呼吁两族领导人加倍努力，以便用相互接受的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芬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博龙特索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相信，在你的主持下，我们将能够本着合作的精神解决安理会议程上的任何事项。

我还愿衷心感谢芬兰代表，他在处理安理会五月份所面临的困难问题时成功地履行了其职责。

我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安全理事会新任代表李道豫大使。我相信他将强有力地支持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苏联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其基础是，我们真诚地愿意具体地促进打破长期僵局，并且根据联合国所通过的决议和考虑到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解决这个旷日持久的问题。因此，苏联代表团支持关于在下一个时期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决议草案。

解决冲突局势迄今所得到的经验表明，要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冲突各方的政治意愿，现实、耐心和灵活的态度。这样才可能在相互接受的合理基础上妥善和切实可行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让我回顾一下，5月30日，安理会主席芬兰代表代表我们大家在发言中谈到：维持和平行动绝不能取代最终目标，即通过谈判迅速解决冲突。

我们认真地观注了秘书长的斡旋活动，并支持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通过对话取得实际成果的各项努力。我们理解地注意到秘书长在其关于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报告中表达的意愿，即他将向安理会提交另一份报告，注意到他说按照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恢复进行深入的会谈和为达成全面协定而拟定商定的框架。

我们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样，相信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有关各方本着负责的精神将开始寻求解决这一积累下来的问题的办法。

我们深信，在目前困难的局势下，秘书长的斡旋使命比以往更加应该得到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我必须指出，优先考虑财政问题——安理会已这样做——只会分散注意力，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解决支持秘书长履行其使命的具体严肃问题。

苏联认识到，存在着严重的财政问题。但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塞浦路斯问题令人遗憾的长期得不到解决。我们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有关为驻塞浦路斯部队筹资的问题，而不考虑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行动的其它关键方面。

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特别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具体性质和特点，成立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已反映了这一点。让我回顾一下，苏联当时支持这一决议，考虑到塞浦路斯的立场和通过决议不导致没有参加联塞部队的会员国承担财政义务的事实。

因此，必须依照安全理事会决议制定的程序解决筹资问题。我们是在这一基础上并不反对秘书长呼吁各会员国“提供自愿捐款”，以便“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得以继续履行作为其成立目的的各项职责”。我希望，能够积极响应秘书长呼吁的国家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的前提是，在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规定的筹资程序方面的谅解仍然有效并不会遭破坏。我们认为安理会在25年前所做决定而建立的做法是具有约束力的，我们应该继续遵循。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安理会现在听取有关各方的发言。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您担任六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您杰出的外交技巧和经验确保安理会成功地履行其宪章规定的重要职责并完成它面前的现有工作。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保证全力支持你和安理会履行其崇高的职责。

我还要向芬兰常驻代表图尔努德大使表示祝贺，他作为五月份安理会主席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这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月，在此期间必须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我认为，我还应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新任常驻代表李道豫先生来到我们中间。

刚刚通过的第657(1990)号决议延长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和秘书长斡旋任务。为此，我愿向安理会表示感谢和赞赏，同时，我愿强调指出，这些决定对谋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我要向为联塞部队提供部队和民警的国家以及为部队筹资作出贡献的国家表示深切的赞赏。我们在密切注视联塞部队所面临的经济危机问题。我表示希望，这个问题不久将得到解决，提供部队的国家将摆脱它们肩上过分沉重的负担。

我们愿向部队司令克莱德·米尔纳少将及其下属士兵们致敬，他们在塞浦路斯履行了这一重要的维持和平职责。

我还要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莱昂先生及其同事，特别是刚到纽约同我们在一起的乔基姆·赫特尔先生致敬，我曾在塞浦路斯同他们各位密切共事几年。

秘书长处理塞浦路斯局势的班子、特别是成功地完成某些任务并正在执行其他任务的戴耶尔先生、干练地协助秘书长进行目前努力的卡尔-奥古斯特·弗莱施豪尔先生、马雷克·古尔丁先生、比库先生和费赛尔先生，他们也都应该受到赞扬。

塞浦路斯总统瓦西利奥先生、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以及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愿特别在此对秘书长本人所起的作用表示衷心赞赏。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他的经验和外交技巧，同时甚至在遇到逆境、挑战、拒绝、甚至在不承认其权限的情况下他所表现出的耐心、坚韧不拔和奉献精神，这一切都使得他出色地胜任他所从事的重要任务。

虽然在目前的磋商结束后秘书长将提交关于其斡旋任务的进一步报告，但我认为在本次会议上需要提到使这种磋商成为必要的理由。

六个月之前，在谈到秘书长的努力以及拖延重新对话和讨论1989年7月25日秘书长以书面形式向双方提出的一整套设想的理由时，我是这样说的：

“召开第二次会议是希望修补在第一次会议期间造成的破坏，但根据我们的理解，第二次会议也开得不成功，因为那些无法接受而且不能讨论的条件，即等于承认单方面宣布的独立和每一方享有自决的权利，并分裂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条件仍然存在，如果有任何改变的话，那就是提出了优先讨论这些条件的要求。”

我指的是分别于去年10月和11月举行的秘书长的两次会晤。

此外，关于登克塔什先生对秘书长提出设想的消极反应，我曾指出登克塔什先生的反应是：

“反对一致商定的谈判程序，并对秘书长的作用进行公开挑战”。

当今年2月谈判延长的日期被宣布时，每个人都抱着一线希望——我这样说是因为登克塔什先生和土耳其政府官员发表了一系列立场顽固的讲话，这一希望就是，由于他们终于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在其当时主席有关声明中所发出的呼吁和一些国家向安卡拉发出的友好忠告，一场真正的和延长的对话将要开始。

当全部的努力和定于1990年2月26日开始并为期大约2周的对话失败时，我们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事实上，登克塔什先生从来没有允许恢复对话。秘书长在1990年3月8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这样指出：

“此外，我又指出，登克塔什先生曾在讨论期间主张“两族 (COMMUNITIES)”一词使用时与“两族人民 (PEOPLES)”同义，每一方各自享有“自决”的权利。”

我几乎要说，“难道时代就是这样，难道做法就是这样”！

“登克塔什先生还提出其他同词替代“两族”一词。我表明在两族会谈之中引用与安全理事会用词不同的新词造成了不只是语义学的问题；用词方面的任何更动，除非取得双方接受，都会动摇至今为止所议定的概念架构。在这种情况下，我遗憾地得出一项结论，就是我们已面临着实质性的僵局，这一僵局

引起了关于安全理事会赋予我的斡旋任务的核心问题，因此引起了会谈基础的问题”（S/21183，第15段）

到这个时候，联合国的每个政府和代表都知道土耳其和登克塔什先生对失败负有全部责任，因为他们破坏和否定了秘书长的作用，包括他提出建议的权利，拒绝接受他的设想以及一致商定的谈判程序和对话基础，并提出不能接受的新要求和先决条件，例如提出作为一国人民的要求，提出各自享有自决的权利，而各自自决是违反国际法、《宪章》及其原则和宗旨。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以及一致商定的会谈基础的。

实际发生的全部情况在上述提到的秘书长报告中得到阐述，恢复合法性的适当补救办法可以在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649（19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找到，该决议不仅重申以前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的所有决议，而且重申不得全部或部分与其他任何国家联合，不得有任何分治或脱离的形式，从而重申了宣布土族塞人单方面宣布独立非法并要求它撤走的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号和第550（1984）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关于各自自决的决定并没有对登克塔什先生产生影响，他继续在一系列公开发言——最后一次是几天前作出的——中坚持这些先决条件，即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进一步的严厉行动。

这种态度也明显地反映在非法政权非法逮捕、拘留5名希族塞人青年并判处他们监禁一事上，这些青年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越过了非军事区，被指控侵犯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的并不存在的边界，但是土耳其却认为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扶持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土耳其的责任并不限于帮助和支持土族塞人的顽固行动，并不限于破坏秘书长为寻求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做的努力。土耳其继续导演塞浦路斯悲剧的最大和不可饶恕的全部责任主要在于下列几方面：

第一，在塞浦路斯非法以主有大量占领军队，其目的是为了造成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分裂，以及其他有关非法活动；

第二，不顾联合国的决定，继续违反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协助寻找失踪人员委员会寻求可接受决定的工作，而且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50(1983)号决议，该决议当然是强制性的，并认为企图让非瓦罗沙本地居民在那里定居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继续移入来自土耳其的几千名定居者，这些人在这里的存在是违反国际和国内法的，他们的人数已令人震惊地达到8万多，而土族塞人只有大约9万，其执行者已造成下列影响，或怀有下列目的：

第一，通过大幅度变80%希族塞人对18%土族塞人的传统比率来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特点，其目的是为土耳其方面对塞浦路斯的领土安排和政权提出的毫无理由的过分要求进行辩护；

第二，在大量殖民主义定居者涌入后把土族塞人变成塞浦路斯被占地区的少数，以此办法来挫败或扭曲土族塞人的意志，殖民主义定居者已经通过建立一个只接纳土耳其定居者为成员的政党保持了势力均衡，这保证了土族塞人的领导人的决定符合安卡拉的要求；

第三，在塞浦路斯提供更多的经过培训的后备军事人员来源，从而加强土族塞人占领部队的存在；

第四，给塞浦路斯问题增加又一个复杂因素，进一步使寻求公正解决这一问题可行办法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第五，了解人口变化具有普遍重要性——这一点我们已从最近中东的情况中清楚看到，也了解人口变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特殊重要性，因为它巩固了规定可能合法返回并在塞浦路斯定居的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人数的宪法条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公正解决办法无法实现，这清楚表明土耳其只是口头上说要寻求这种解决办法，而实际上正努力分裂塞浦路斯；

最后，从长远来看是为了根据所宣布的反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扩张主义计划，使由土族塞人和定居者混合组成的人口取得与希族塞人的均势，甚至超过他们，最近我们就遇到涉及土耳其的类似情况。

尽管塞浦路斯在符合主权的最大限度上一直试图不做任何可能使土耳其有借口逃避或拖延谈判进程的事情，但它不得不发出警告，我们刚才描述的有关定居者的事件已超过了其忍耐的限度，它现在决心采取适当行动。这可能包括在适当的时候争取安全理事会进一步的介入。

土耳其甚至不愿意表现出最微小的自制。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多次重复的不能接受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要求作为联合国文件散发并已散发了那个受到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强烈和坚决谴责的伪国家发表的并表明其观点的信件和声明。这些行动表示了对安全理事会的蔑视，安理会谴责了这一非法实体并要求所有国家不承认它；同时，这些行动是对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的攻击和侮辱。

安全理事会最近在同秘书长合作方面更加积极和成功，它不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只限于延长任期和偶然发表一个主席声明。安理会必须要求土耳其更加尊重其决议及《宪章》原则，放弃非法的先决条件，最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证明它有进行有益对话的政治意志。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希腊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最衷心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确信，你的经验和出名的外交技巧将保证安理会的工作顺利进行。我还愿重申，历史、文化、友谊及致力于人权的历史纽带是我国同法国关系中的不变因素；其中，对建设欧洲所作的承诺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我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芬兰常驻代表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在纽约和日内瓦进行的工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常驻代表李道豫大使表示欢迎，他今天

第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

此外，我谨代表希腊政府就也门统一向也门共和国常驻代表表示衷心祝贺。

我不能不代表希腊政府衷心感谢和赞赏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面对他在执行斡旋任务时遇到的艰难障碍表现出坚忍不拔和献身精神。我们还要向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卡米林先生以及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秘书长的所有亲密同事表示感谢。

塞浦路斯问题再次达到紧要转折点。安理会一致通过第649(1990)号决议已三个月了。这项决议是在秘书长试图给两族间会谈带来新生命的最近努力彻底失败之后通过的。安理会记得，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及土族领导人曾经接受了秘书长发出的于2月26日在纽约开始扩大会谈以拟订一项总协议纲要的邀请。

这些会谈未能举行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S/21183)已向全体会员国分发的秘书长1990年3月8日的报告已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我们同秘书长一样感到失望，他遗憾地得出结论说，他在实质性问题上面临僵局；这对他的斡旋任务的性质提出了疑问，进而对会谈的基础提出质疑。我们大家知道，秘书长得出存在实质性问题这一结论，是因为土族领导人坚持在塞浦路斯存在独立民族这一看法，并鼓吹新实体的主张。然而，安全理事会在第367(1975)、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中认为这个新实体是不存在的，甚至明确表示了谴责。我还要回顾最近通过的第649(1990)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该决议正式拒绝考虑塞浦路斯问题上任何形式的分治或脱离。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秘书长的最近两份报告，即1990年3月8日及1990年5月31日的报告。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感谢他努力为进行实质性对话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必须再次得出结论：不认清这场危机的范围和性质，他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联合国要解决这场危机，就必须追究谁应对其负责。秘书长的报告有助于我们确定这场危机的性质（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政治、机构和财政危机），并一劳永逸地裁决谁应对此负责。

我们必须承认秘书长已提请我们注意的僵局的性质。秘书长告诉我们，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及于1977年和1978年达成的高级协议的条款，他的斡旋任务受到两个对话者中的一个对话者的挑战。在最近的会谈中，土族领导人企图提出不只是语义或术语问题而且是实质性问题的标准。他以此反对塞浦路斯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安全理事会却是所有这一切的担保者。他提出了没有法律基础的愿望。秘书长的结论不只是限于最近会谈破裂的原因，而且正式地、明确地宣布谁对此负责。我们都知道，正是登克塔什先生依仗土耳其占领军，不仅无视联合国有关重申塞浦路斯共和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决议，而且还不保证尊重他所签署的高级协议。

人们经常谈论在两族之间重建信任，尽管土族领导人制造了一些问题和障碍，但看来好象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接触和其他一些主动行动。

在由秘书长热情主持的会议上，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瓦西利乌先生向安理会成员通报了他本人努力的进展情况。我本人愿指出一个近几年来也许没有得到充分估计的明显而简单的事实上的局势的重要性，即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局一直在无偿地向被占领的国家北部输送北部能源所需的电力。共和国仍在向北部提供其他社会和人道主义服务。一些人士指出，尽管由于土耳其的入侵和占领，但南部居然表现出一定的经济活力和一定的富裕，似乎入侵还没有造成足以使塞浦路斯人无法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其经济的破坏性和悲剧性后果。请允许我指出，这种言谈反映出对共和国对土族塞人社区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某种讥讽和无知。

由于土耳其竟然反对安理会决议，反对刚才通过的延长联塞部队驻留期限的决议，这场危机影响到了联合国系统，并更直接地影响到了安全理事会。就我们而言，我们遗憾而惊讶地注意到所作的一种企图，一种与土耳其对联合国的行为逻辑相一致的企图。我仅举一例，我的土耳其同事打着致秘书长的信件幌子，散发以其本人名义写的文稿，其中不乏针对作为欧洲共同体三大机构之一的欧洲议会的无礼和狂妄的言词。而土耳其正想加入欧洲共同体，或者希望与其发展特殊的关系。我指的是安全理事会文件S/21212，我们认为这份文件是对联合国特权的滥用。

在一个更加重要、更为严肃的方面，我们认为有责任强调这场危机的组织方面是由于安全理事会未能对3.5万土耳其占领军在塞浦路斯的存在作出更加有效的反应而造成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成立已有25年多，但仍然没有象第649(1990)号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达成一项谈判解决办法。我们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显然更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联合国宪章》被粗暴践踏之后的16年的今天这个欧洲国家仍然遭受着战争的苦难。塞浦路斯也许不久就会成为遭受中东被占领土的命运的唯—国家。十分明显，由于我提到的军事占领这一主要原因，也由于土耳其对两族谈判的干涉——如土耳其一再发布同样观点的新闻稿使谈判陷入僵局，安理会应该执行第649(1990)号决议第5段，并呼吁它不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更加严重的行动。

我们等待着土耳其作出善意的姿态，并在秘书长斡旋任务的框架内、根据指导联合国机构的规则、以和平方式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由于联塞部队的预算出现了1.79亿美元的赤字，我再补充谈谈危机的财政方面。希腊一贯主张联塞部队的资金应通过分摊的会费获得。我国政府高度赞赏捐助国的努力和牺牲，我们仍然认为联塞部队的资金措筹制度应与其他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采用的相—致。我愿借此机会对联塞部队指挥官克利夫·米尔纳执行其微妙任务的方式表示敬意，并对联塞部队中的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在执行任务中所表现出的尽职态度表示敬意。

只要由于来自土耳其的占领军和定居者的存在而产生的局势继续下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就将增强岛上所有居民所需要的安全感。大家知道，定居者正在肆意地在被占领土定居。正如秘书长在其5月31日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联塞部队没有能够扩大其在该岛北部的活动自由。在被占领土上，联塞部队最终可能——我本人举个例子——调查由于不断高涨的移民浪潮而造成的人口变化的程度。在这些定居者到达时，土耳其当局向其提供希族塞人难民所离弃的土地，并给他们以投票权。这个邪恶和专制的圈子就这样形成了。面对这些在塞浦路斯北部进行的诸多蛮横的行动，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从我刚才提到的三个方面解决这场危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奥泽·科雷先生，安理会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已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雷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给我这次机会在安理会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延长六个月的问题发言。我也要借此机会对你就任6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还要对你的前任芬兰常驻代表干练地主持了5月份的安理会工作表示祝贺。

主席先生，你一定记得，今年2月26日至3月2日登克塔什总统和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乔治·瓦西列乌先生在秘书长的邀请下在纽约会晤。尽管建议的会晤目的是编写概要草案，但是那方面的实质性基础工作在此以前几个月里从未进行过。

你知道，当时的会谈由于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和不妥协的态度而停滞不前。我不想细谈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玩弄的把事情弄糟的手法，这使谈判进程陷入僵局。土族塞浦路斯人一方为了打破僵局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实质性建议，以便能使谈判有意义地进行下去。土族塞浦路斯人一方本着这种精神还建议签署一项联合声明，双方在和平共处、友好和尊重相互的权利的条件下保证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努力。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对所有这一切置之不理，甚至拒绝看一看我们的各种建议。

鉴于此种情况，土族塞浦路斯人一方在2月份来纽约之前要求同瓦西列乌先生澄清一些根本问题和概念。登克塔什总统表明，在塞浦路斯内不进行涉及所有问题的筹备工作，不调解双方现有的分歧意见的情况下期望纽约会晤会出现任何积极成果是徒劳的。显然瓦西列乌先生无意改变立场，更糟的是，他来纽约全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有助于谈判进程的建设性意见。

另一方面，土族塞浦路斯一方怀着诚意来到纽约，他们充分意识到必然遇到的困难，就解决办法的所有方面提出了书面建议。瓦西列乌先生再次对我们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建议置之不理，相反大肆空谈，使会谈偏离了它的目标；同时他公开

不赞同根本的概念和原则。

登克塔什总统在今年3月1日被证明是正确的，那时很明显，瓦西列乌先生来纽约不是要通过谈判来寻求一种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是建立在双方联盟，两个民族在行使各自的自由决定他们未来的政治地位的权利中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参与权的基础上的。瓦西列乌先生来纽约正是要阻止这种结果，为了这个目的，他竭力使谈判停滞不前。

由于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在整个纽约最高级会晤中采取的僵硬立场，我们不幸又一次失去了达成协议的机会。会谈破裂后，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不仅加紧在国际讲坛上的诽谤运动，而且同时采取了只会增加塞浦路斯岛上紧张局势的行动和政策。我们希望希族塞浦路斯人不会毁灭两个民族间仅剩的一点信任，而是会决定重新同土族塞浦路斯人一方进行认真谈判。

应在此强调的是，为了使双方能够朝着联邦制的解决办法努力，两个政治实体就应该首先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各自的存在、完整和政治平等的新型的关系。在此情况下，两个民族各自自由决定他们未来的政治地位的权利，即自决权，是通过谈判在联邦基础上的解决办法中一个重要性成份。

土族塞人希望在真正平等、分享权力和两区制的基础上同希族塞人找到一个联邦式的解决办法。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充分有效地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民族存在的协议。他们希望看到他们作为分别的民族享有的基本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承认、尊重和保护。

登克塔什总统代表他的人民坚决保卫了这些权利和原则。他带着土族塞人议会的明确使命并代表土族塞人同希族塞人一方进行了谈判。他的谈判立场反映的不是希族塞人一方宣称的个人野心，而是他的人民的合法关注和期望。土族塞人今年4月22日以压倒优势再次选举登克塔什为共和国总统，又一次表明对他的完全支持。在那次选举中，登克塔什总统得到三分之二强的选票，这应向大家证明，登克塔什总统坚持的事业得到他的人民的充分支持。

秘书长在双方最高级会晤后于3月8日提交了他的报告(S/21183)，把会晤结果通报安全理事会并对局势作出了评价。

秘书长强调了在塞浦路斯谈判和岛上两族人民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观点。我将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些重要的观点，它们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得到明确的阐述。秘书长明确指出，双方的关系不是多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关系。他还强调双方参与谈判进程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寻求的解决办法必须由两个民族共同决定并且是两个民族共同接受的。

同样重要的是，秘书长要求承认在联邦中两个民族的政治平等，即联邦在性质上是两族和双区并存的。

秘书长解释说，斡旋任务的目标是为塞浦路斯制定一项新宪法，新宪法在联邦、两族和双区并存的基础上调整双方的关系。这种联邦式的安排必须确保双方的有效参与。

我们在整个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建议——不幸的是没有得到希族塞人一方任何积极的答复——正反映了秘书长在报告中强调的原则和概念，这决不是巧合。我们曾努力让希族塞人一方理解我们的观点，但是面对希族塞人一方的抵制立场，我们不能取得任何进展。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后于1990年3月12日通过了第649(1990)号决议。安全理事会通过那一决议要求双方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谈判，以便自由地找到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即两族和双区并存的联邦。安理会确认了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安理会还呼吁塞浦路斯双方不要采取恶化局势的敌对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和安理会的决议为谈判进程和塞浦路斯双方关系的处理制定了重要的基本规则。按照第649(1990)号决议，我们期待各国政府和所有国际机构平等对待塞浦路斯的双方。不能再把希族塞人看作为塞浦路斯政府，因为在塞浦路斯没有一个权力机关能够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代表双方。

希族塞浦路斯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无权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只要一天不敦促他们接受这一现实，希族塞人就绝不会同意根据安理会第 649(1990) 号决议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同土族塞浦路斯人进行谈判。因此，第三方必须根据该决议的规定平等公正地对待希族塞浦路斯当局和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

只有通过首先创造两族人民之间的信任气氛和良好关系才能在塞浦路斯实现新的政治伙伴关系。如果参加双方继续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任何人都无法期望政治联合能够切实可行。这就是为什么土族塞方坚定地认为，双方应该首先相互言归于好并在迈向真正的联邦之前着手建立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在这方面，一个先决条件是，双方应避免采取任何在岛上造成紧张局势和不信任的行动。安理会第 649(1990)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5 段实际上已吁请双方避免采取这种行动。尽管存在这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和安理会的明确呼吁，但令人沮丧的是，希族塞浦路斯当局仍然在南塞浦路斯和国外奉行敌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政策。

对第 649(1990) 号决议第 5 段最严重的违反就是，希族塞浦路斯当局继续储存先进的进攻型武器和其它军事设备。当瓦西利奥先生的国防部长正忙于在一些国家签定购买新军火的协议时，希族塞浦路斯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正在夸耀南塞浦路斯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并发表挑衅性言论，其中有些相当于向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宣战。近年来希族塞浦路斯军备情况、侵略性行动和敌意言论的详细内容都载于我们多次致秘书长并作为联合国文件散发的各封信件中。在南塞浦路斯的人员增加和过份的武器集结妨碍了塞浦路斯两国之间问题的和平解决，在这里仅仅谈及这一点就足够了。

希族塞浦路斯当局同希腊在紧密协调之下还加紧其长期以来在全世界进行的反对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宣传。根据最近的报告，希族塞浦路斯国民会议正在审议一份由希族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制定的“行动计划”，旨在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各国际论坛，以便形成片面的决议并加紧推行诽谤土族塞浦路斯人民的政策。根据这个新计划，希族塞浦路斯当局正肆无忌惮地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利用塞浦路斯问题大作文章，并积极努力把这一问题提交欧洲法院、欧洲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其

它机构。希族塞浦路斯当局和希腊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旨在监督并协调在国际舞台的宣传努力。

希族塞浦路斯人应该知道这个大规模的国际化运动同谈判的进程完全背道而驰。如果没有良好气氛就无法指望确保进行严肃的谈判。如果希族塞浦路斯人真正愿意形成恢复谈判的气氛，那么，希族塞浦路斯在各个领域对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正在进行的禁运、希族塞浦路斯的重新武装运动以及其它敌对行动就应该停止。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希族塞人一方实际上已放弃了谈判进程。希族塞人行动计划就是把塞浦路斯问题作为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问题提出来的又一次努力。它试图在任何今后的解决方案中否认土族塞人的平等政治地位。这是一种欺骗世界的努力，企图使世界相信谈判没有进展不应责怪他们。简而言之，他们试图拉第三方和国际机构参加，使为时27年之久的对土族塞人的非正义持续下去。

构成上述希族塞浦路斯行动计划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另一个问题是，打算单方面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从而使岛上的现状持续下去。在这方面，我要指出，希族塞人当局如没有土族塞人方面参加并同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这将对谈判的致命打击。未征求土族塞人方面意见就采取会根本改变塞浦路斯前途的步骤，这就等于拒绝同土族塞人建立任何伙伴关系。希族塞人当局利用《欧洲共同体—塞浦路斯联合协定》操纵欧洲共同体同塞浦路斯的关系，损害土族塞人利益已经做得够多的了。提议申请加入共同体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武器，以便进一步收紧对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正在进行中的经济禁运。他们正不遗余力地阻止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向欧洲共同体市场的出口。

自从1988年2月瓦西利奥先生就职以来，示威和其它边界事件大幅度增加。肆无忌惮的希族塞人示威者多次试图非法进入我国境内。有时联塞部队无法在缓冲区内及其周围禁止暴力，从而造成破坏我国边界和侵略者强迫进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一些示威者被土族塞人警方逮捕，并在土族塞人法院以非法越境审判。最近，几个试图秘密进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希族塞人青年在试图降下土族塞人国旗时被土族塞人警方逮捕，并由我国法院起诉、审判及判刑。

这些侵略者的非法行径受到了希族塞人领导人的欢迎和赞扬，并把他们称为“解放”塞浦路斯“英雄”和“先驱”，这一事实表明，希族塞人一方对维护岛上的和平与安宁并不感兴趣。相反，它正在鼓励危险的行动，以便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破坏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生存，并奉行对土族塞人的恫吓和挑衅政策。

希族塞人的这种政策不符合谈判进程与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努力。

在塞浦路斯有两个主权国家及人民。希族塞人对土族塞浦路斯人民或其领土无管辖权或控制权。他们没有宪法上的权利声明对整个岛屿享有主权，而且不能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因为这个国家已在1963年被希族塞人的武装侵略所摧毁。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进行谈判的目标是实现在新宪法基础上新的政治解决。如希族塞人声称拥有主权和法理的要求站得住脚，那么就不必寻求新的解决方法，也不必制定规定两国人民关系的新宪法。我们希望，从现在起第三方应鼓励希族塞人一方接受塞浦路斯的现实，从而促进早日解决问题。这将规定建立双区和两族的联邦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立宪共和国将在权力分配和参与方面享有平等。在这方面，我们还希望，希族塞人一方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双方能够为做出基本准备工作并使之为今后进行旨在取得成果的谈判的基础能够开始一个新的进程。

现在来谈关于联塞部队延期的问题，我要重申，土耳其族塞浦路斯方面不能接受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其理由已在安全理事会以前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辩论中阐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方面不能接受把希腊塞浦路斯管理当局称为“塞浦路斯政府”的任何决议，因为这种决议忽视塞浦路斯现实，并企图否定双方平等原则。

虽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出于上述理由，拒绝接受目前的决议，但它根据1989年12月阐明的立场，仍然积极倾向于接受联塞部队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的存在。因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与联塞部队之间合作的原则、范围、模式和程序应当只建立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作出的决定基础之上。

在这方面，我要回顾1990年5月30日安全理事会主席代表安理会成员就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作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特别指出：

“他们（安全理事会成员）强调，维持和平行动基本上是一个临时措施，其目的在于促进冲突和争端的解决。这一任务不能自动延期。维持和平绝不当被解释为可以取代最终目标，即早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根据这一原则，安理会成员将继续仔细审查每一行动的期限，并在必要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不同的期限。”（S/21323，第2页）

现在，我们不得不强调，联塞部队目前的任务期限不符合当今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和情况。根据塞浦路斯目前的现状以及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规定的新方式，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估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这不仅是顺应目前情况，而且符合关于在双方平等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决定。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重申我国政府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斡旋的使命以及目前在他主持下为寻找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所做的努力。我们再次向他保证，我们将在这方面给予充分合作。同时，我们要赞扬联合国秘书长派往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莱昂先生以及古斯塔夫·弗斯尔主任、戴亚尔先生和比科先生所做的努力和宝贵贡献。最后，我们要赞扬联塞部队司令克莱夫·米尔纳少将在这一岛上所做的重要工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科雷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的热烈祝贺。我们相信在您果断和干练的指导下，安理会将继续有效地执行为世界和平服务的重要任务。

我还要赞扬离任大使芬兰的图尔努德大使在他主持五月份安理会期间进行的艰难谈判中表现出的外交才干。

我还要借此机会欢迎中国李道豫大使到纽约的联合国来。

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了联塞部队任务再次延期6个月的决议。由于该决议的措词，我们不能接受这一决议。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刚才解释了他的政府拒绝接受这一决议的立场，我国政府表示支持这一立场。

应当回顾的是，塞浦路斯政府是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时成立的。塞浦路斯宪法规定，塞浦路斯两族人民参加中央政府、立法、司法和公共服务。这一宪法持续到1963年，当时希腊塞浦路斯人以武力接管政府，以此作为把该岛屿并入希腊的前奏。自从那时以来，就一直没有适当组成的“塞浦路斯政府”，土耳其不会同意以此来称呼目前在该岛南部行使权力的希腊塞浦路斯管理当局。

只有当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它在南部的希腊塞浦路斯伙伴这两个岛上政府实体通过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下进行的塞浦路斯两族领导人直接会谈取得解决方法时，才可能产生合法的“塞浦路斯政府”。

我国政府直接参加了独立的塞浦路斯国的建立过程，并在1963年宪法统治被破坏后出现的动乱年代里起到了维护该国独立的作用。因此，土耳其希望早日看到登克塔什总统和瓦西里欧先生之间会谈的恢复，认为这是取得符合1990年3月14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649(1990)号决议中重申的指导方针实现解决的唯一方法。

该决议要求各领导人坚持做出努力，自由达成规定建立两族和两区联邦的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该决议强调两个政治实体的平等，这样强调是正确的。若要可行，联邦必须是在平等者之间自由建立的。它们必须建立在现实，而不是虚构法律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反对塞浦路斯的其中一方称自己为“塞浦路斯政府”。这种“塞浦路斯政府”将最终在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后产生，但这一名称决不能被用来指该岛上现有两国中的任何一个。

第649(1990)号决议中我希望强调的另一条款是执行部分第5段，该段呼吁各方不得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行动。

我国政府对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违反这一重要条款的做法深感失望。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一直在提供关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违反执行部分第5段的大量材料。我不打算再次详谈这一问题。但是，我要阐明，只要希族塞人继续进行无情的反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当他们为建立塞浦路斯平等联邦而在谈判桌旁坐下时，他们绝对不可能使任何人相信他们的诚意。当柏林墙哗哗倒下，各地的陈旧障碍正被扫除时，希族塞人怎么能够为在希腊的帮助下阻挠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向欧洲共同体的少量出口的新企图辩护呢？他们怎么能够为阻碍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一个高级教育机构与一个旨在协助学术研究的欧洲计算机中心挂钩的企图辩护呢？希族塞人必须审查他们的军事集结政策，他们的诽谤运动和宣传，他们的各种封锁和禁运，并自问一下这些行动是否使以联邦为基础的解决方法变得更有可能。难道通过象煽动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在该岛制造人为紧张局势以及用各种方式攻击土族塞人这样的办法就能够使秘书长执行斡旋任务变得更加容易吗？

当历史壁垒在欧洲和南部非洲倒塌的时候，希族塞人应该扪心自问，回心转意的时候是否已经到了。遵守第649号决议第5段的规定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还可以再看一看登克塔什总统提出的关于双方领导人签署一项实质上作为双方打交道时遵守的行为准则的联合声明的建议。如果希族塞人能够商议和签署这项声明，这将是为结束塞浦路斯长达26年之久的分裂状态所作努力中的一个心理突破。

希族塞人企图把土族领导人说成是与自己的人民步调不一致，但近几个星期来在北部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给予这种企图沉重的打击。登克塔什总统在其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下获得彻底胜利。埃罗格卢总理政府得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立法院稳固多数的支持。土耳其欣然支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实现公平和公正解决的努力。土族塞人是近几年来岛上发生的可怕事件的受害者。作为较弱的一方，他们是脆弱的，并感受到威胁。他们对希族邻居绝没有任何要求。他们想要的仅仅是让他们在自己的民主社会中进行经济及社会发展。他们已表示愿意在

第649(1990)号决议规定的基础上同希族塞人实现解决，并为此目的提出了具体建议。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他们得到土耳其的充分支持。他们还应得到想在塞浦路斯实现公正、持久解决的国际社会所有爱好和平的成员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谅解。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国代表团要正式表示，我们继续对秘书长的斡旋工作抱有信心。我们相信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并依赖他对塞浦路斯问题根源的深刻了解。他在恢复陷入僵局的会谈时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我还愿向奥斯卡·克米林先生致意，他为克服障碍以使双方更加接近而勤奋和耐心地工作。在这一方面，他得到迪雷特·菲塞尔的宝贵协助，我们也向他表示感谢。最后，我愿向联塞部队，特别向其指挥官米尔纳将军致意，他不偏不倚地、十分老练地履行了艰难的职责。

我本想就此结束发言。但是在辩论过程中，有人再次提出了所谓的土耳其定居者的虚假问题，我不得不对在这一问题上所说的话予以驳斥。

秘书长在1990年3月8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文件S/21183)中说，塞浦路斯是希族和土族的共同家园，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土耳其政府赞同秘书长的看法，并认为岛上土族和希族人口的多少同将由双方达成的最后解决是毫不相干的。从这一立场出发，土耳其没有理由试图改变塞浦路斯目前的人口平衡。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表示的那样，无论人口多少，塞浦路斯双方是平等的。

土耳其从未有过鼓励其公民移居的政策。其公民中有些人到其他国定居，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假使土耳其推行了改变塞浦路斯人口平衡的政策，它会完全改变目前岛上希族塞人同土族塞人的比例。请不要忘记，土耳其每年的人口增长大约是塞浦路斯总人口，即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总和的两倍。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有自己的适应其经济对人力需求的移民政策。我推断，在这问题上希族塞人肯定也有自己的立法。正如土族塞人不命令希族塞人应接纳谁和把谁驱逐出国一样，希族塞人也不能命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应采取什么样的移民政策。

我还注意到，在辩论期间，有人提到人权问题。在人权问题上，我要说，当土族塞人在希族塞人的殖民奴役下生活的时候，在塞浦路斯发生了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在1963年至1974年的11年中，他们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拥挤地生活在飞地，是自己国家中的难民。他们的旅行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他们经常得不到水、电和汽油。偶尔枪手闯入土族塞人村庄或城镇胡乱扫射，打死打伤一大批人。这些行凶者现在竟厚颜无耻地自称，他们关心人权。他们竟有脸皮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自由生活的领土称为“被占领土”。我认为，应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殖民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将永远不会回到塞浦路斯或世界任何地方。

安理会中想要知道有关塞浦路斯人权真实情况的成员可参考我手头的这份美国国务院出版物。这是最新一期的《有关人权做法的国家报道》。我直接引证该出版物第1066页：

“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土族行政当局的国内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并建立在自由选举基础上的，它们在理论和实际上保障其人民的基本人权”。

我们不同意给政治实体贴的标签，但我们当然同意，这一陈述本身是无懈可击的。

最后，我的同事和好朋友泽波斯大使对我国说了一些十分不友善的话，我有点勉强地不得不回顾希腊应对目前局势所负的责任。

希腊深深卷入26年前导致塞浦路斯分裂的事件。希腊不仅鼓励而且积极参与了种种过分行，这种行为结出了它今天大声抱怨的苦果。

策划1974年政变的正是希腊。在这场政变中，萨普森先生被任命为“塞浦路斯总统”。这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夸耀自己在几年里杀了多少人。最后，甚至连自己的手也不太干净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也开始抱怨希腊在塞浦路斯的恶毒作用，并指责它非法占领塞岛。我相信，他正是在这个会议厅这样做的。

甚至在1974年军政权被推翻后，雅典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和大度的气量在塞岛促进和解。恰恰相反，他们对希族塞人中发誓对土族塞人邻居报仇和发动圣战的最激进的沙文主义者进行怂恿。那些抱怨说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人也是那些正在使现状变得无法改变的人，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希腊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以法语发言）：我对占用安理会的时间重新谈论不时出现并由土耳其代表提出的一个问题表示歉意。我经常说，1974年事件的问题构成历史的一部分，我愿一次了结地强调我过去说的话。

希腊忠实地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由少数军人于1974年策动的阴谋遭到希腊全体人民的谴责。这起阴谋的领导人目前正因为他们领导了这项反对当时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行动而服刑。

这就是事实直相，我决不接受一个国家的代表对我或我国的指责，该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存在公然践踏了该国试图在欧洲做的一切和土耳其声称它所捍卫的原则。它的信誉因此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首先提出质问。如果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议，那它又在安全理事会干什么？如果出现这种局势，我们怎么办？土耳其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在土耳其代表发言的后半部分听到他多次提议第649(1990)号决议的方针和段落。作出这一决定的正是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原因。共有三个原因。其一，否认秘书长的作用，包括其提出建议和主张的权利；其二，要求成为一个民族；其三，声称这一民族享有自决权。该项决议执行部分的第一段对以上每一个原因都作出了回答。

如果土耳其没有空谈该决议的某些段落,那它是否准备此时此刻在这庄严的场合声明遵守该决议并收回他们提出的三项站不住脚的要求?安全理事会决议在执行部分第一段中已答复了这三项要求。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自然地为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谈判铺平了道路。

他们特别提出塞浦路斯违反第5条。作为欧洲安全进程的参加国,他们完全清楚地知道国家方面有权在适当的论坛提出任何有关人权的人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当然更有理由向联合国提出。

这就是塞浦路斯甩做的一切,它是因为土耳其的违反才这样做的。他们还会再谈人权的。对第5条的唯一违反是定居者的继续流入。

我们今天听到的答复不仅仅使令人失望。我们听到了什么?土耳其傲慢的回答。这太令人震惊了,这说明完全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我这里有一张来自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报纸。该报指出,在塞浦路斯被占部分有8万名土族塞人和8万名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如果这还没有造成令人惊恐的局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会造成这种局势。

他们还胆敢提及柏林!柏林是缺乏迁徙自由的象征。而这些人却要对17岁的青年判刑。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这些17岁的青年越过边界回到自己的出身地就对他们判刑的。墙的倒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继续肢解这个小岛,并强迫岛上的居民分开居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找出自己的措词和对世界的解释。

人权。他们引用了国务院的材料,我不用调查就可以接受国务院是一个权威性的来源。他们为什么不看看后几百页并告诉我们其中有关土耳其的内容呢?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人们大赦国际对土耳其讲的话呢?他们为什么提及塞浦路斯?这个作为人权领域中最受人尊敬的机构之一的欧洲人权委员会三次认定土耳其因其对塞浦路斯的侵略和占领而犯有杀害罪、强奸罪和剥夺几乎所有宪法规定的权利的罪行。

在别人谈论人权时,土耳其最好闭上嘴巴。它既没有资格,也没有道义权威来谈论人权。我就不再谈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了,因为我不想延长这场讨论。

主席(以法语发言):这次会议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在会议结束之前,我愿发表如下讲话。

在安全理事会成员进行磋商之后,我受权代表安理会发表如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成员回顾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和其他有关决议。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成立已逾25年,而塞浦路斯问题的各方面仍未能经过谈判获得解决,他们对此再次表示遗憾。安理会成员重申全力支持秘书长当前为执行关于塞浦路斯斡旋任务所作的努力。

“安理会成员又回顾安全理事会主席1990年5月30日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声明(S/21323)。安理会成员重申上述声明所表示的看法,即:维持和平行动的开展和维持必须具有健全而有保障的财政基础。因此,对秘书长的报告和1990年5月31日他给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信(S/21351)中所述联塞部队面临日益深化的长期财政危机的情况,安理会成员表示关切。他们支持秘书长要求捐款的呼吁,以使联塞部队能继续执行建立这支部队时所规定的职能。”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本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5点40分散会。